

想一个人想到可以无所顾忌，而不是敷衍地，走形式地说出“我真的好想你啊”，这种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！

最思念时最危险

【文/于是】



只怪我水平太有限，没法把时尚界立志挑战难穿模式的精神以及不和谐搭配的美感，好好呈现给我妈。

母亲的审美

【文/瞧爱】

乐活记

>>>

平常身体抱恙总是先扛着，坚持不去看病，扛不住了才去验个血。直到一年里面排山倒海般头疼了六次。起初时隔数月，并没有在意，到后来频率有点加快，才把它们关联了起来，把自己吓得不轻。然而，哪怕是当务之急了，要踏出看病这一步还是需要吸口气，做足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心理准备。

就医顺序是初诊，请医生开化验单，按预约日期前往进行各类检查（这些检查通常是很难被预约到同一天的，报告也不会在当天完成），再择日去取报告，预约下一次门诊（最好能挂上专家的号，最近的专家门诊估计会在几周以后）。闲时忐忑的日子，就在互联网上自学化验报告里面的专业术语，读别人的病例和医生的解答，经过各种拼凑和揣测，为自己的病症框定出最险恶的可能。

看别人年纪轻轻就重病缠身时，会忍不住劝其及时行乐，让生命以原来的样子继续，在性价比上扳回一城。但当轮到自己时，就要为当时那般轻巧的言语道歉了，在医生把病情和盘托出的瞬间，往往就是现时人生轨道的全线暂停，接下去无疑是考虑换轨。

<<<

我的同学H曾被公司外派欧洲两年。她和先生大学毕业后就结婚，但一直没有小孩。我在深秋般的初夏到达那个城市，每天早晚都会看到她和在上海的老公、父母视频通话，生活规律得像时钟，想必很能让家人放心。

我在她公寓里的洗衣机里把一件不该水洗的外套洗坏了，H下班后就任劳任怨帮我熨衣服，这让我们难得有了充足的时间聊天——说来也悲惨，长久不见的朋友因为工作关系，同住一个公寓，却是一个早出早归早睡，一个晚出晚归晚睡，工作日几乎碰不到面。

她就是从熨衣服说起的：“我老公每件衣服都要熨烫平整，所以我特别会熨。我觉得这件事很有美感，也特别有成就感。我们没有小孩，我们真的不认为孩子会让我们更幸福。公司派我过来，其实是希望我留在总部，但我还没决定。很多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呢——怎么胆敢放年轻英俊的老公独自在上海两年呢！更何况你们还没有小孩！我也不知道小孩在这件事上的束缚力真的有那么大吗？”

我突然想起来，很久以前，我在地铁站见过她老公，当时他们手牵手从书店里出来，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但H一

<<<

我妈有很多金句，最让我服帖的要属她对时尚的洞察。早在三十年前她就说过这样的话：“裤子变来变去无非三种式样，要么上面大下面小，要么上面小下面大，不然就是上面下面一样大。”如今我买卖衣服多年，依然深觉有理。偶尔向新同事搬出这句老话，还总能收获赞誉。

自从我转行时尚界，我妈的毒舌愈演愈烈。没腰身，胖！上衣长，矮！裙子大，累赘！宽腿裤，难看！紧身裤，腿不直！运动风，像男人！没等你解释真丝裙背后突嵌一条大拉链的矛盾艺术感，她就皱眉了，也不爱听你说这拼接多种面料的长裙是多么难得的工艺，在她眼里只有“乌苏”两个字，更别提建筑感裁剪、解构手法等几何感、反人体的款式了。

最毁灭性的打击莫过于，在家里她是最敢讲，最先讲的那个，但不是唯一一个。有时她发表了评论，接着从我爸到我儿子，老少两代男人都附和着，并对我妈做出一脸“谢谢你开了口”的表情。唉。

流浪猫伍小佰在我家生活了三个月后离世，这三个月，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健康的猫咪，它走了以后，当时被忽略的种种疑点才时不时闪现在我们的回忆里。一开始我们思考的是，如果明知只有三个月，还会去爱吗？眼下问题就升级成，如果明知罹患绝症，它应该被留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每天都呆在铁笼里等着发饭和输液，还是被我们接回家没心没肺地做我们的孩子，尽情地被撸毛被宠爱？哪一种才是人道？

大多数的恶疾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爆发，不为人知时，它也原本就在那里，悄无声息地在你日常的欢声笑语里，在你口中的明天和未来里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一只这样的怪兽寄生在体内的某个部位，很庆幸至少这一次脑袋里是没有，医生推推眼镜写下“偏头痛”。我想起第六次头痛发生在旅行途中，跟以往一样很快于第二天满血复活，照旧陪着家人骑行和暴走，阳光透过北方初秋的红叶照在家人的背影上，这番视野里的极致美景曾把胸口里的忧心忡忡撞击出泄洪的缺口。

妖娆记

如往常笑得很开朗。是的，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很幸福。

两年到期，她决定回上海。她说，一方面是在欧洲，和各种文化背景的高层共事有压力，另一方面是真的很想念老公，才下定决心回来的。我便想起熨衣服时她突然有的那种泫然的表情：“你知道吗？有时差对于想念来说真的是挑战。有时我在下班前会走神，因为想等他道晚安。如果加班开会，他就只能去睡觉了。可等他醒来，我已经睡了。满屏幕都是‘我想你’，但都是延迟收到的，就像从一个星球发送到另一个星球。我相信，高浓度的思念会催生幻想，这一定是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。会突然想到我们谈恋爱时的某件小事，甚至他的某个表情。也会突然想到他会在寂寞的时候找哪些朋友，其中哪几个女性朋友是很可能日久生情的。这真是太可怕了！”

所以我想，催促她回来的与其说是想念，不如说是想念的危险性。她从不怀疑他，却竟然怀疑自己会怀疑他，这比背叛的事实更让她受不了——当然是在背叛真实发生之前。她现在又可以放心地和他手拉手走在上海地铁里了，幸福到无需担心自己的大脑会亵渎幸福的程度。

工心记

至于我妈自己，她的审美多年如一：条顺优美、气质提神。落在实处是：腰线必须清晰，裤子必显腿长，全身必有一处亮色。在这个纲要下，垂顺的小喇叭西裤、肩线利落的重磅丝质开衫、亮色的合身针织衫、小猫跟浅口鞋或短靴都是她的爱。从年轻时到现在都一样。

前几天我妈陪我爸去参加婚礼，有机会祭出条顺优美三件套的穿法，好好打扮了一下。其实她抱病多年，照片上却显得挺拔且精神，朋友圈里集了一堆赞。我不得不说，她的穿衣准则，能够突出女性美的本质，虽与时尚和潮流无关，但真是养眼的。

可我不能这么做，因为太安全。要知道这年头“有想法”是多么重要的关键词，做正确的事、讲如实的道理、走常规的路线，谁不会啊。在找到下一个谋生的行业之前，我不得不继续伪装成一个时装爱好者。何况，确保我妈有槽可吐，不也是一种孝行？

漫漫看病路，并不是得病以后的路，而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等待医生宣判的心路旅程。

不可惊动之轻

【文/草木】

